



FOREIGNERS
IN CHINA

寻梦中国

25位外国人
讲述他们的中国故事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 编著
《外国人在中国》栏目组



世界出版社

寻梦中国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 编著
《外国人在中国》栏目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梦中国 /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外国人在中国》栏目组编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104-6099-9

I. ①寻… II. ①中…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①I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1942号

寻梦中国

编 著: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外国人在中国》栏目组
责任编辑: 李淑娟 乔天碧
装帧设计: 上 尚
排 版: 书香传承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nwpcd@sina.com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300千字 印张: 23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6099-9
定价: 6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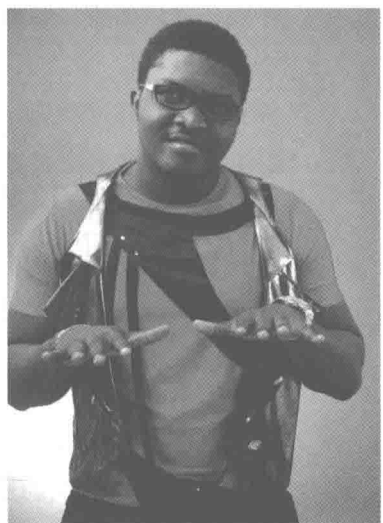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目 录

“红歌明星”好弟	1
“洋爸爸”江思远	11
潘维廉的幸福生活	25
在高原	43
洋“疯子”盖房记	55
非洲来的乡村中医	71
记录中国的摄影家	89
“鸟叔”乔纳森	103
爱笑的琳达	115
“人鱼小姐”的中文日记	129
史迪威家族的中国故事	143
因为爱情	159
两代人的中非情	175



“天体之王” 孔卡	187
“汉语之星” 阿马尔	201
长城脚下的洋村民	219
泰国公主中国情	233
玉缘苏州	245
何傲杰的洋范儿生煎包	257
爱上绣娘	271
彩线云南	287
杰夫的武当情	301
“非洲策神” 毛吕克	319
阿克曼的中国情缘	333
大杂院里的洋媳妇	345



“红歌明星” 好弟

他来自非洲，从小酷爱音乐。

22岁来到中国，

一夜成名却遭遇尴尬。

唱红歌，学中文，历经磨练，

光环背后却有鲜为人知的心酸。

好弟来自非洲的尼日利亚，是五洲唱响乐团的成员之一。自五洲唱响乐团在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栏目夺得年度总决赛第四名的好成绩之后，好弟一炮走红，演出邀约不断，更成了“空中飞人”，穿梭于中国各地进行演出。每天周而复始地忙碌，好弟却并不觉得累。

好弟：我最开心的就是在舞台上唱歌。别的东西就都差不多了吧。确实有时候也很累。因为你要跑很多城市，自己的生活就是从家里出来上车到机场，上飞机，下飞机，上车到酒店，就是这样的生活。

严艺：但是你很享受在台上那一刻？

好弟：对，有时候比方说差不多休息四五天，我自己就会觉得没意思了，舞台呢，我要舞台，舞台在哪儿？

最初的舞台，最初的好弟

1985年，好弟出生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市。家里兄弟姐妹七个中，他排行第四。好弟的父亲是牧师，经济收入在当地属于中等水平。小时候的好弟就酷爱唱歌，展现了音乐天赋。2005年，学习心理学专业的好弟大学毕业。

业，但在当地并不好找工作。好弟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他开始在家乡的酒吧驻唱。当时，好弟的哥哥郝歌已经在中国成为专业歌手，他邀请好弟到中国寻找更大的舞台。

来到中国，好弟的第一个舞台是在北京后海的一座酒吧里。后海短短几百米的街上开满了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酒吧，吸引着许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来此寻找自己的舞台。好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成为酒吧的驻唱歌手。

那时候的好弟默默无闻，属于他的舞台也很狭小。但这个舞台对好弟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里见证了他最初的梦想、奋斗和坚持。那时候，他每晚都要唱二十几首歌。而直到现在，他每次来到这里，都会忍不住上台唱几首曾经最爱唱的歌曲。

严艺：一天晚上收入是多少？

好弟：差不多三百。

严艺：三百？

好弟：对。

严艺：那这个数目已经不小了，一个月就有……

好弟：不是，那个时候你要看。因为那时候，我不会坐大巴，不会坐地铁，只会打车。一天打车来回一百多块钱就没了。

不会中文，给好弟的生活增加了不少开销。好弟本来就没有节俭的习惯，花钱大手大脚，虽然收入丰厚，却并没有积攒下来多少钱。

2008年，好弟等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机会：他加入了五洲唱响乐团，这是一支由来自世界五大洲的音乐人组成的乐团。好弟加入的时候，他们正准备参加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的比赛。《星光大道》的比赛中，五洲唱响乐团获得了年度总决赛第四名。好弟没想到，这一次比赛不仅让他在中国观众中有了一点知名度，甚至还有了自己的粉丝。好弟开始有点飘飘然，这一切都被五洲唱响乐团的团长于欣看在眼里。

于欣：给我一个特别糟糕的印象就是，比如说我们坐着火车去外地演出，作为男人，我就经常背我自己的包，再拿着女孩子的包。他呢（好弟），个高，腿又长，却大摇大摆自己在前头走，给我气的。我觉得，他以前的性格是很闭塞的，很封闭，心比较狭隘。

那时的好弟，并不懂得如何融入团队，也没有意识到，仅仅靠《星光大道》的一夜成名，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更重要的是，当时他虽然会唱一两首简单的中文歌曲，但真正在生活中使用汉语，却力不从心。

好弟：有一次去超市，买洗澡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严艺：沐浴液。

好弟：对，然后去买的时候我到了以后，我看一个瓶子差不多，全是中文看不懂，然后拿了以后回家洗澡。开始洗澡的时候发现了，就是感觉怎么不对啊。

严艺：是什么？

好弟：我一看，是洗头发的。我不会说中文嘛，要喝水、买米，都得用动作比划。没招了。

生活上遇到的各种麻烦，并没有让好弟意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直到一次在外地酒吧里的演出失败，给了他重重一击！

好弟：我先唱了一首英文歌，唱完以后，客人一个一个地站起来往外走。

严艺：客人都陆续走了？

好弟：对，客人都开始走。然后我对自己说：“哎呀，麻烦大了，麻烦了，麻烦了。”酒吧的老板说，别让他唱了。

演出失败，好弟不仅一分酬劳没有拿到，酒吧老板还拒绝给他支付返程的费用。好弟只好花掉身上仅有的二百元钱，挤上返回北京的大巴。

好弟：大巴的过道特别小。我又比较高，特别特别不舒服地在大巴上睡了一个晚上。我一起来都动不了，腿都麻了。到了北京以后，就怀疑自己要不要继续唱歌了。

这次失败的打击，加上独在异乡的孤单寂寞和语言不通的交流障碍，都让好弟特别沮丧，甚至动摇了他的音乐梦想。他突然特别想念远在非洲的母亲，想念家的温暖。

好弟：特别孤独，也没有朋友。也没有人陪我聊天，下班了他们都回家了，就我一个人，玩电脑玩累了，就数星星，去外面，也没有什么朋友。这个感觉就是很孤独的感觉吧。

来华一年多，诸多的不顺利让好弟萌生了退意。恰巧这时签证到期，他也需要回尼日利亚重新办理手续。可往返两万多元的费用，一时难倒了好弟。关键时刻，团长于欣伸出了援手。

好弟：我回非洲的钱和我回中国的钱就是老于借给我的。

严艺：当时他借给你多少钱？

好弟：差不多有七万吧。

于欣：说实话我也很紧张。我不是担心他还不还我，我真正担心的是他回不来。

严艺：那你还敢借他？

于欣：那没有办法，人生嘛，就是赌嘛。如果他真回不来的话，那就是打水漂了。

就这样，在来到中国一年半之后，好弟带着落寞的心情回到了家乡尼日利亚。然而好弟没想到，回到阔别的家里，迎接他的不是母亲温暖的怀抱，而是母亲的一顿责骂！

好弟：她就问我怎么样啊，在中国学了什么。然后她发现，我什么都不会。我妈妈就很生气，把我骂得乱七八糟的。我可以这样说，我就是被骂醒的。

严艺：妈妈当时是哪句话触动你了？

好弟：她说你自己要特别清楚知道你要什么，你到这个国家是要干什么的。你到了一个不是说英语的国家，自己心里不知道你要学他们的语言吗？于是我发现，这个确实是我做得不对。

和母亲的谈话，让好弟陷入深深的反思。回想在中国最初的坚持和成名后的骄傲懈怠，好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不想就这样失去那么大的一个舞台。一个月后，好弟再次回到中国，他要自己全力以赴往前闯。

重返中国，再次出发

好弟：我离开我哥哥家的时候，没有住处。我一直在公司住，公司有一个一米五长的沙发，我一米八六，那时候是睡得挺难受的，我天天都吃蛋炒饭，又不会说中文，那感觉就是特别难受，特别难过。

回到中国，好弟搬离了哥哥家，决定真正独立面对自己选择的道路。而刚开始那段时间，好弟想得最多的就是怎么才能把钱尽快还给老于，他不停地接各种大大小小的演出。老于看在眼里，也常常介绍一些演出给他。在公司，好弟经常被同事们叫作“抠门”，但是好弟并不介意，因为大家不知道，除了还钱给老于，好弟还要把剩下的大部分收入，寄给远在非洲的家人。

用了一年的时间，好弟终于把欠老于的七万元还清了。而在那一年里，好弟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如今他的汉语说得如此流利，还得归功于周围的同事们。

严艺：那你再次返回中国之后肯定要开始好好地学习汉语了？

好弟：对呀，这个时候也没有专门去学习汉语，我就自己买了一本小书，自己学，看不懂的地方会自己用电脑翻译。

于欣：当着好弟的面儿不能说英文，一句英文不许说，大家都跟他说中文。

好弟：这个时候我自己都着急，就会慢慢学。那我现在说的汉语都是天天跟中国人在一起学出来的，也没什么专业老师教我。

完全生活在汉语世界里的的好弟，汉语水平突飞猛进，他开始融入周围的圈子，与大家相处得越来越融洽。

严艺：开始给你拿包了？

于欣：不是给我，是给别的女孩子。别的女孩子肯定特别高兴，好弟变了，然后摸摸他说，好好好。我从旁边就能看到好弟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

严艺：他也慢慢地想通了。

于欣：慢慢地，对。然后慢慢地就开始跟我抢：“你把那重的给我。”现在，他特别阳光。他现在朋友很多，以前成天就找我们几个人玩儿，也不出去，那会儿他也没什么钱。现在跟各种朋友玩去了，根本就不见我们！（笑）

“红歌”之“红”

把自己心胸彻底打开的好弟，朋友也越交越多，很多朋友也给他提出不少好的建议，甚至推荐一些歌曲给他。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朋友家听到

了一首红歌，好弟立刻被那种慷慨激昂的歌声所吸引了，这类歌是他从没有尝试过的，他有了想试一试的冲动。

严艺：后来中国观众慢慢熟悉你，是通过唱的红歌。你唱的第一首红歌通过视频传到网上之后，第一天的点击量是多少？

好弟：差不多二百多万吧。

严艺：你当时想到自己会红吗？

好弟：我没想过我会有一天红了，而且在中国，会当一个歌手什么的。所有这些都是很突然，都是没想过的。

因为红歌而迅速走红，好弟更燃起了唱红歌的热情。但是作为外国人，好弟并不了解红歌背后的历史背景，不理解它们的深厚底蕴。在中国，“红歌”指的是赞扬和歌颂革命和祖国的歌曲，很多红歌的背景故事都具有历史性。在一次比赛中，自信满满的好弟就因为不理解歌曲背景受到了评委的质疑。

好弟：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唱《映山红》，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这个歌比较慢嘛，中间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唱跳一会儿，我就转一圈，继续唱。大家都觉得有意思，都鼓掌了，我也觉得挺好。唱完以后，评委就批评我了。阎肃老师说：“我说，好弟啊，你不能这样啊，你知道你在唱什么吗？”我说：“知道啊，《映山红》啊。”阎老师说，《映山红》是什么感觉的歌，这个歌就是要严肃一点唱，不能跳起来，那个不行，他就批评我了。

阎肃老师的一番话，点醒了好弟。在参加红歌比赛的两个月时间里，好弟每天都在听红歌，为了了解一首红歌的背景，他缠着同事给他讲，自己去找电影看，逐字逐句地去体会其中的含义。

好弟：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就开始下功夫了。下一个比赛要唱什

么歌，如果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我要去看这部电影，肯定会有中国人在我身边给我解释这部电影是在说什么。我唱的时候就能进入这首歌的氛围。

严艺：你开始了解红歌的背景。

好弟：对。

在不断学习中，好弟不仅越来越喜欢演唱中国的歌曲，甚至连戏曲京剧都难不倒他。好弟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越来越多的人记住了这个爱唱中国歌的非洲小伙子。



◎ 好弟参加 2011 年中国红歌会

如今，好弟的日程越来越满，演出越来越多。他说，他享受并珍惜每次演出的机会，因为这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收入越来越丰厚，可是他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他与经常光顾的超市的老板娘已经很熟悉了，每次都让老板娘帮他选菜，结账的时候也会习惯性地砍价，这也是好弟在中国学会的一项生活本领。没有演出的时候，好弟喜欢自己下厨，艰难时期经常吃的蛋炒饭，如今依然是他的最爱。

2007 年到 2013 年，6 年的时间，好弟在中国，从一个莽撞少年成长为当红歌星。他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能够把自己的经历用歌声表达出来，因为这 6 年，是他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岁月，也是他前进的动力。最近，这个心愿就要完成了，以好弟的经历创作的歌曲《黑人兄弟》即将发行。

好弟：喜欢的东西，你要坚持下去，不管那是唱歌啊，还是做买卖啊什么的，你要坚持下去，不管有什么坎坷，必须得坚持下去。以后会更好的。



“洋爸爸” 江思远

江思远，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长沙区域总监。1999年，24岁的江思远从澳大利亚来到中国湖南。在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那里的孤残儿童。这一面之缘，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外国人在中国》的主持人刘姝婧跟随江思远，一起来到长沙市天心区怡智家园沙漠之花服务就业中心。这里，有他最挂念的孩子们。

江思远：这是我们的就业培训中心。

刘姝婧：现在咱们就到了是吧？这些工艺品都是他们做的啊？

江思远：这些都是他们做的。

刘姝婧：哇，真漂亮。

（孩子们在叫江思远：哥哥、哥哥。）

江思远：他们都能听出我的声音。

刘姝婧：听到你的声音就知道你来了，我进来，就会很热闹。

残疾人：哥哥，哥哥，哥哥！

江思远：太高兴了。

一来到这个专门为孤残孩子设置的就业服务中心，江思远就受到了热烈欢迎，孩子们纷纷与他拥抱。

江思远：我过来他们都很热闹，很开心，都要抱。因为他们现在也长大了，所以他们很重。